

山村怪谈

怪谈协会 4

壹号怪谈社 ● 著

无论如何，请**不要靠近**那座传说中的山村！

山村一里 棺材

山村二里 杜村

山村三里 死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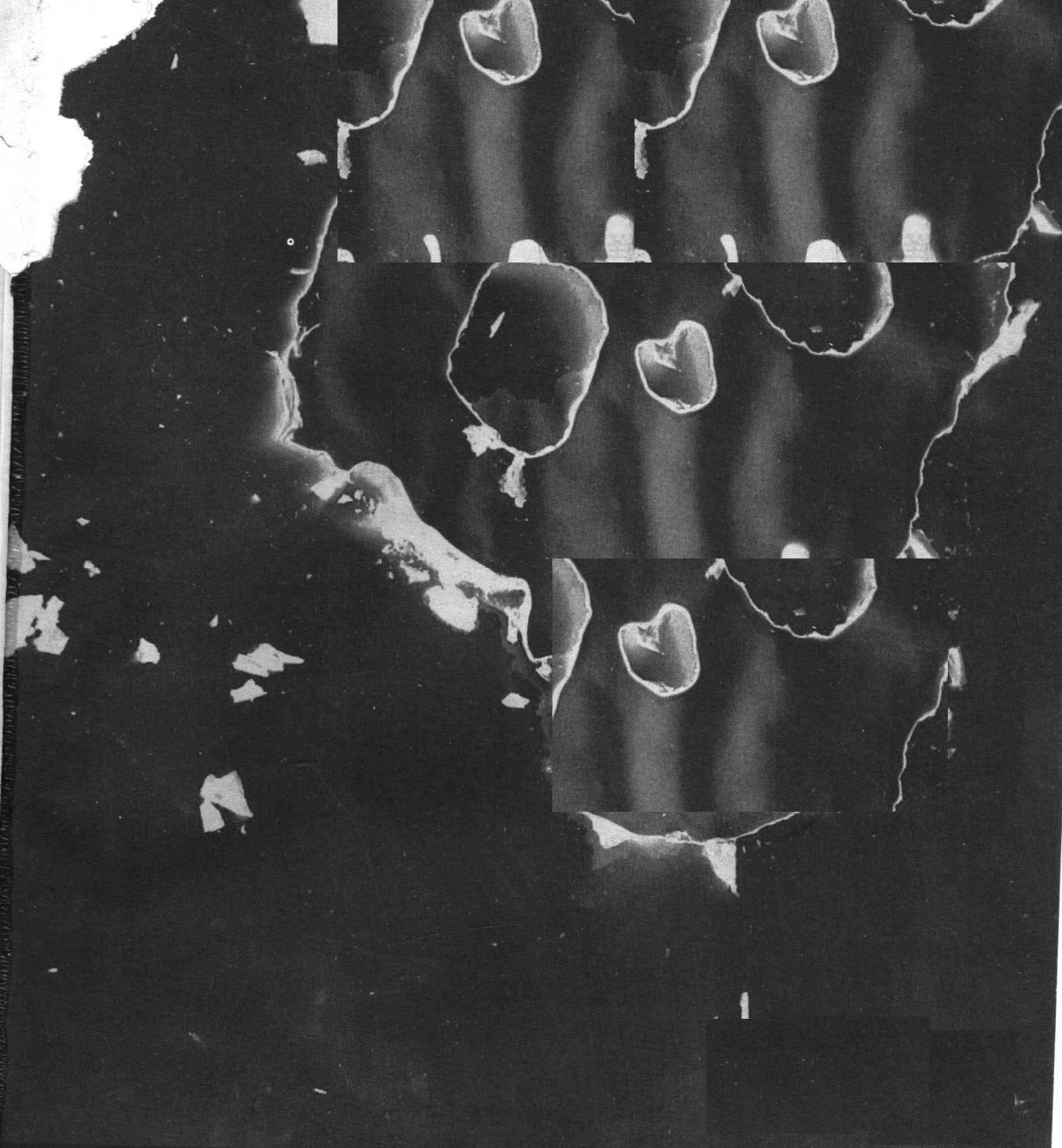
山村四里 偷心

山村五里 278

山村六里 尽头

山村七里 牺牲





【 壹号怪谈社 著 · 怪谈协会④ 山村怪谈 】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村怪谈/壹号怪谈社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7. 1
ISBN 978-7-80173-623-9

I. 山... II. 壹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3808 号

山村怪谈

作 者 壹号怪谈社
责任编辑 李 璞
特约编辑 杨慧君
策 划 双城印象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14 印张 180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623-9
定 价 20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001◎ 引子 山村入口

血色的天空压倒而来，像要吞噬这座苟延残喘的山村。燃烧的地平线上，一个身影飞闪而过，夕阳下，像是一抹闪现的幽灵。他手执画笔与白纸，疯狂地奔跑着，粗重的喘息声回荡在龟裂的田野里。

他在追寻一个人，一个他追寻已久的人！

奔跑间，脚踝处忽感一阵刺痛，他一个踉跄，猛地栽倒在地。低头看去时，只见一只状似人手的東西，紧紧缠住了他的脚踝！

004◎ 山村一里 棺材

既然已经将棺材挖出来了，要是不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，无论如何我都决不会甘心的。

我一把抱住了棺材的盖子，一使劲，已经将它移开了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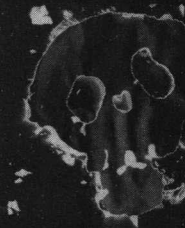
盖子也是用铁打的，分量也很重，少说也有两百斤，费了我好大的力气才将它推开。可是当我探头向里面看进去的时候，却不由得吃了一惊！

棺材里面有什么？棺材里面的当然是尸体。

033◎ 山村二里 杜村

山仍是那座山，路却已面目全非。任凭我如何回忆，也想不起入村的路。神秘的杜村，神秘地阻截了外人走入它的道路。

背包内还静静躺着一本书写笔记，隽秀的钢笔



字迹，工工整整，这是王继的医疗手记！

一阵风沙突袭而来，卷起层层落叶，飞遍山涯。我取出那本手记，此时此刻，只有它可证明群山深处确有一个村庄，叫作杜村！

063◎ 山村三里 死嗅

这时她打断我说：“不不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不光是那股味儿很奇怪，更奇怪的是，我走了几步之后，这股味儿突然就没了。”

“突然没了？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

她说：“当时我正往二楼走，就突然闻到那股味儿，我正寻思这味儿哪来的，这时迎面下来了一个人……”

095◎ 山村四里 偷心

殷红！我刚反应过来，还没来得及抬头，走到我前面的丰韵丹已经尖声惊叫起来。一滴血准确地滴在她的鼻尖上，一双染满血迹的脚垂在她的头顶。

古榕树上吊着一个人，一个让我们大家都想不到的人，他的双目圆睁着，眼珠突出眼眶外，舌头被脖子上的绳子勒得伸出来很长，胸口左侧上开了个巨大的血洞，血洞周围的肉向外翻开，胸腔里的心脏已经被摘除，空荡荡看得见肋骨。

121◎ 山村五里 278

“黑了呀……他来了呀……把我们带走……你来了

呀……谁走了呀……他走了……他要走了……”
 然后，是串的数字，开始我没听明白，后来我听出来，那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数字：278。
 这里的“你我他”各是指谁，我一点也不明白，但我却感到一种恐惧。

那声音时高时低，有时候猛地提高一声，我不禁觉得一惊。披间住的是我奶奶，她这样咕嘟着，是因为知道我在厨房这边吗？或者只是她无意义的呓语？过了一会儿，那声音慢慢地变低了，最后消失了。

149◎ 山村六里 尽头

站在尽头处，我突然歪了歪嘴角，笑起来。
 宋岳然举着刀的手僵滞了一下，像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。
 不过也许他很快就能知道了，我可不是望着他笑。

我的目光越过他，看到他的身后，农房，树木，地面，到处都冒出无数个黑影，他们长着奇形怪状脚和手，身体残缺，衣衫褴褛，佝偻着，爬行着，举着锋利的镰刀、斧子和锄头，无声无息地迅速朝我们逼近……

181◎ 山村七里 牺牲

第一次见到这图案，正是在黑脸人的五连罐魂瓶上。

那块大石头前面，立着三根十字架型的木柱，

【怪谈协会4 | 山村怪谈 | 目录】

其中一根上面，绑着一个人，正是失踪的谭川。此刻，他牵拉着脑袋，好像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他赤裸着身体，只穿着条小裤衩，双臂分别被绑在横杆上，乍一看有点像受难的耶稣。此刻，他的四肢上像王磊一样，都有伤口，血正慢慢地从伤口里流出来。


再看另一边的木柱，几个村人正把王磊绑上去，不一会儿，王磊的模样就跟谭川差不多了，只是一颗光脑袋在阳光下，看起来亮闪闪的。

206◎ 尾声 山村尽头

看出张薇有些不明就里，胡子又道：“因为恐惧，所以记忆才更加深刻。我希望每当你看到这七个故事时，以后即便有再大的困难，都能挺过来。”接过书稿的手，忽然变得有力起来。张薇微笑，如今的她已经比以前坚强了许多。

真正的恐惧，不应由外界所支配。

或许真要坚强的，应该是每个人的心。



引子 山村入口

公路早已死去，环在村子的外围，散发着腐朽的气息。

无人记得，从它干裂的体表上，最后碾过的一辆汽车是何时经过的。这是一座被遗忘的山村，落魄、潦倒，没有任何希望，如同一具垂死干枯的老体。

血色的天空压倒而来，像要吞噬这苟延残喘的山村。燃烧的地平线上，一个身影飞闪而过，夕阳下，像是一抹闪现的幽灵。他手执画笔与白纸，疯狂地奔跑着，粗重的喘息声回荡在龟裂的田野里。

他在追寻一个人，一个他追寻已久的人！

奔跑间，脚踝处忽感一阵刺痛，他一个踉跄，猛地栽倒在地。低头看去时，只见一只状似人手的东西，紧紧缠住了他的脚踝！

“哥！是你吗？”他歇斯底里地喊。

底下那只干瘪的手毫无反应，仍旧牢牢抓住他不放。喉结，在他的咽喉处上下翻滚着，身侧的双手突然紧握成拳。他飞扑向前方的野草，奋力去扒，企图拉出那只枯手的主人。即使拖出来的是一具尸体，他也要找到他！

很快，他便失望了，跌倒在地失声惨笑。抓住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手，只是一段掉落的枯藤！

头顶上掠过几只黑色的飞鸟，“嘎”的一声哀鸣，撕裂了血色的天空。大笑过后，他竟抽噎了一声，随之迅速拾起身边的画笔与白纸，对着那片野草丛疯狂地涂画起来。

额上的青筋微微突起，布满血丝的眼里写满了专注，右手像是超脱了他的意志，机械地描绘着眼前的景象。

作画完毕，心跳却依然剧烈，他大口呼吸着，像冲刺在长跑的最后一圈。平复了气息后，他看向手中的画稿——

没有！没有！

整张画面上，除了肆意丛生的杂草外，什么也没有！

“为什么？”他紧咬牙关，低低吐出几个字：“你到底在哪里？”

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画笔，可以绘出鬼魂时，他也惊讶万分。那次是在村子惟一的石桥边写生，当画完时，他意外地发现画中干涸桥洞下，居然横卧着一个女人！

这是一个重要的场景，桥下女人的诡异出现，将打破整张作品的风格，他不可能不在作画时注意到。可怕的是，他丝毫记不起曾画过这个女人，那段记忆，凭空地从他脑中抽走了！

半个月后，警方造访山村，就在那座石桥下，挖出了一具白骨！

他万分确定，那具被打入桩底的白骨就是画中的女人。冤魂借助他的画笔，诉说自己身处何方。他忽感前所未有的兴奋，他可以画出亡灵所在，那么，是不是他就可以找到哥哥了？

再一次握紧手中的画笔，他站起身来，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红底黑字，标题赫然写着——B大计算机系录取通知书！

他继续向前走，驻足在一棵槐树下。这是一棵伤逝的槐树，干枯、光突，如它所生长的土地一样贫乏。在这棵老槐上，曾吊死过一个男孩。

他默默地举起笔，又一次飞快地速绘着。果然画面中，老槐的枝干上隐约垂着一具身体，随风飘荡。

那个吊死的男孩是自尽而亡，因为考上了理想学校，家中却连路费也

难以凑齐。男孩痛恨这座山村，用最极端方式，彻底结束了与之的纠缠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走向老槐不远处的一条小溪。那里现已是山村唯一的水源，远远望去，被夕阳映红的小溪，像是一条切不断的血脉，他边走边道：“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，主修你过去学的专业！”

水面上倒映出一张年轻的脸，他想起，哥哥曾背着高烧不退的他，蹚过这条小溪，连夜赶去村外的卫生院医治。父母在他的记忆中是一片空白，长兄如父，将他抚养长大的就是兄长！

可是哥哥失踪了！原本，他还答应要带他离开山村，可来接他的却成了刑侦公安。他们把他接去哥哥工作的城市，配合调查。

整整一周，他几乎没有合过眼。活不见人，死难觅尸！兄长就这般离奇地人间蒸发了。三个月后，这件案子作为普通的人口失踪，成了悬案，而 he 也被遣回了山村。

令所有人吃惊的是，回来后的他竟开始发疯般地学习。他明白，想要找到哥哥必须先跨出山村，而离开这里的最快方法，便是高考！

画笔不经意间从掌中滑入小溪，即刻引得水波涟涟。突然间，他的瞳孔蓦然一缩——在那波动的水面上，他清楚地看到一只苍白的，正搭在他的肩上！

尽管苍白却粗糙有力，犹如慈父的手。

“哥？”他猝然回头。

可在他身后，除了那片荒芜的田野外，什么都没有！

山村一里 棺材

深夜，万籁俱静。

窗外是一片漆黑，像一张巨型的黑色帘幕，掩盖住世上所有见不得光的罪恶。

此刻，陈氏软件公司的首席程序员邓榕新，还忙碌在电脑前。今天是推出“山村系列”第六代游戏的日子，整整一天，在总裁陈华没有出席的情况下，邓榕新包揽了所有记者与玩家的提问。

拥有千万玩家，占领全国游戏总额二十多百分点的“山村系列”，之所以能在游戏界脱颖而出，一大原因是它背后的强大的编程阵容！

庞大的编程部内汇聚精英，无论是在画面、音效、情节设定上，都已超越了大部分角色扮演类游戏。

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，一张名片从邓榕新的裤袋中滑落。他捡起一看，想起了白天邂逅的那名女记者。

“《盛报》机动部记者，陶子……”邓榕新念出名片上的文字，意味深长地呷了一口手边的咖啡。

不可否认，今天在会场内，这名女记者的提问至今令他心有余悸。记

得她穿着一身黑色职业装，表情严肃，像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女祭司。

“我想请教邓先生，曾与您共事的程序员秦歌，自他从陈氏神秘失踪，现已十年了。对于这件事，您有什么看法？”

秦歌！

两个硕大的汉字，顷刻间跃入邓榕新的脑海，逼迫他撕开闭合已久的记忆之门！

邓榕新忽感脊背发凉，自己当时拒绝了那名女记者的提问。为什么事隔这么久，还会有人追问起这件事，时刻提醒他秦歌的存在！

苦恼之际，按在鼠标上的食指突然痉挛了一下，右击打开了一个未知的文件夹。

“山村七里？”像被催眠一般，邓榕新机械地念出了图标的名称。

这是当年那个人编写的。是谁将它制成了程序包，放在他的工作电脑里？

邓榕新不敢肯定。

“山村系列”今天推出了第六代的新游戏，名称为“山村六里”。公司原计划就是推出六代后，制作新系列。被雪藏了十年的“山村七里”，根本不可能跟上现在的XP系统，莫非有人暗中将它改编了？

强烈的好奇，充斥着邓榕新的大脑。他急切地想知道，当年那名编程天才的“山村七里”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？他忽感有些兴奋，但这种感觉绝非高兴，而是夹杂着一丝恐惧！

此刻，屏幕上的鼠标似已超脱了他的管辖，一路滑至“山村七里”的程序包上，双击，打开！

随即，眼前即刻浮现出一个立体的山村入口。

砰！一声巨大的声响令邓榕新浑身一颤。系统提示：请输入您的资料。

身体像被无数根引线牵动着，邓榕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在键盘上飞快地输入：

冒险者姓名：邓榕新

性别：男

又一个巨大的系统提示音后，邓榕新发现，一个拇指印已出现游戏中，

呈红色，盖在了玩家资料下方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即刻笼罩邓榕新全身。那张盖着鲜红手印的冒险通行证，无论怎么看，都像一张活人签下的生死契。

容不得他有半分犹豫，下一秒，系统即刻又提示，请选择您的身份背景。

接着，界面上即刻跳现出七个选项：1.逃犯 2.偷渡客 3.记者 4.学生 5.古董贩 6.探亲者 7.探险者

显然，在这七项中，邓榕新对选“逃犯”这一身份更感兴趣。他是名优秀的游戏编程师，在外人眼里素来循规蹈矩，要成为一个逃犯，似乎离他十分遥远。可就因为遥远，才会产生猎奇心理，渴望尝试。于是，邓榕新便不假思索地将鼠标，点向了“逃犯”。

随着一声仄旧的木门开启声，一个存在于异度空间的山村，已向他敞开了大门……

“我在哪里？”邓榕新自问。双腿忽感一阵酸痛，他意识到自己似乎已在这虚拟的空间内，步行了许久。眼前渐渐出现了一座阴森的山坡——

翻过一座山坡，前面终于出现了一片山村。

山村看上去有些荒凉，有些破败，但这却正是我想要的。

因为这里足够闭塞，就连警察都很少出现，经过了将近三个月的逃亡，我终于到达了这里，这个可以让我暂时安身的小山村。

—

山村的入口处有一间叫“黄萍旅社”的小旅馆，虽然不能同大城市的旅馆相比，但看上去却很干净。

我背着行李走进去，一进门便看到了楼梯边上的吧台。

吧台里坐着一个三十岁样子的女人，穿着居然还很时髦，样子也很漂亮。一身黑色的低胸连衣裙将丰满的身材包裹凹凸有致。

看她的样子，丝毫没有村庄的气息，应该是来自城市里的人。只是她的手臂上戴着一朵白色的小纸花，看来是家里刚死了人。

我走到吧台前，上下打量着她。

自从我一进门开始，她也已经开始注意我了：“你要住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是这里的老板娘？”

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叫杜黄萍，就是这里的老板娘。”

我点着头，又问：“这里住宿什么价钱？”

她也上下打量了我几下，说：“五十块一天，你住多久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将一叠钱扔在柜台上，说：“先住十天，以后不知道。”

杜黄萍接过钱，伸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表格来，说：“十天一共五百，押金一百。你先把身份证给我登记一下吧。”

“身份证？”我迟疑了一下。

我是一个逃犯，怎么能把身份证随便给人看呢？

正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杜黄萍忽然向着我诡谲地一笑，说：“要是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，你自己把表格填写一下吧。”

说着她将一份表格送到我的面前。

我开始埋头填写：

姓名：童西

性别：男

年龄：二十七岁

户籍：上海市

童西当然是我随便想出来的名字，我的原名叫邓榕新。将整张表格都填写好之后，我又将它还给了杜黄萍。

她粗略看了看，放回到抽屉里，然后走出了吧台，对我说：“你的房间在二楼，洗手间和浴室在楼梯转弯口，我现在就带你上去。”

我跟在她后面上了楼。我的房间还不错，大概有十二三个平米，里面是一张床、一张椅子和一台彩色电视机，感觉很干净。

杜黄萍站在门口没有进来，她看着我仰面躺在床上，说：“这是我这里最好的房间了，你就安心地住下来吧，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。”

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，我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她说：“你一定要记住，晚上的时候最好安分地呆在房间里，不要出去到处乱转。”

“为什么？难道这村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？”我脱口而出。

杜黄萍的脸色阴沉了起来，正色地对我说：“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话就行了！”

我并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只是耸了耸肩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晚上会关上门躲起来睡大觉的。”

杜黄萍似乎放心了许多，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。”

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门口，很快楼道上便响起了一阵下楼的脚步声。

我依然躺在床上，然而脑子里却在反复想着杜黄萍说的话。

二

夜很快便到来了，初秋的夜晚很凉爽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
我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天空的星星，电视机里叽叽喳喳地放着无味的连续剧。

经过了三个月的逃亡，我终于摆脱了警察的通缉，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了。

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忽然耳边却听到一些很奇怪的“窸窣窣窣”的声音。那声音应该不是从电视机里传出来，因为就在我闭上眼睛之前，已经用遥控器将电视机关了。

声音仍然在继续，而且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，我慢慢睁开眼睛，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找过去。

声音竟然是从窗口外传进来的。窗子没有关，我探出头去看，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“啊——！”我惊呼了一声，身子急速向后跌了出去，摔在床板上发出“砰”的一声。

窗子外面怎么会有一颗人头！

我全身发抖地缩在床头，但目光仍然望着窗口。

那颗人头正一点点爬上了窗台，一阵晚风吹过，吹开了人头脸上的头发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样貌。

那是一张我熟悉的脸，居然是我的哥哥！

“哥——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”

我尽量将身子不断向后缩，可是背后已经是墙壁了。

人头从窗台上慢慢地滑落，掉在我身前的被子上，然后一点一点向我靠近。

紧接着，又有两颗同样鲜血淋漓的人头，也相继爬上了窗台。我看得很清楚，一个是我的大嫂，而另一个是他们六岁大的儿子。

三颗人头一起向我移动过来，他们的目光都冰冷而充满了怨毒地盯着我，森白的牙齿摩擦着，发出“吡吡”的声音，好像要将我一口一口地吞下去！

我想要逃走，可是他们已经将我堵在了墙角里，我大声地叫着：“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救命！救命啊——”

我的叫声还没有停止，他们已经同时向我扑了过来。三颗人头同时跳起，似乎要跳到我的脸上，来咬我的肉吃！

我双手立即一阵胡乱挥动，想要挡开他们，可是顿时手上传来一阵剧痛。

疼痛之中我猛然睁开了眼睛，才发现自己仍然安静地躺在床上，而我的手在胡乱挥舞的时候，敲到了床边的桌子。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梦。

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喝了口水，目光不自觉地再次向窗口望了过去。

窗子依然敞开着，风不断从外面吹进来，使得屋子里充满了凉爽和新鲜的空气。

我看了看手表，才八点半。我想自己一定是这阵子太累了，所以在吃完晚饭之后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算算时间这一觉至少已经睡了三个小时。

小睡醒来之后，精神已经好了许多，便下了床，想出去走走。

可是才动念头，却忽然又想到了杜黄萍对我说的话。

——你一定要记住，晚上的时候最好安分地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去到处乱转。

为什么她要这么认真地告诫我呢？这里的夜晚究竟会发什么？难道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出没？

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有些讥诮地笑了声。我什么都相信，惟独就是不相信这个世上有鬼，要不然我哪有胆子做下让警察一路通缉了三个月的案子来。

我下了楼，杜黄萍不在吧台上，我从门口走了出去。

山村的夜晚是很黑的，因为灯光很少，所以基本上只能靠月光在认路。

黑暗中我也搞不清楚方向，反正整个村子里只有“黄萍旅社”的灯光最亮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得见。

沿着山村中间惟一的一条大道，我慢慢地走着。旁边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，而这种陌生却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的感觉。

大概走了不到二十分钟，大道快要走到尽头，前面就是村尾了。

我正打算往回走，可是还未转头，前面忽然有一样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

在大道的尽头，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！

黑影慢慢地向这边靠近，月光很淡根本看不清样子。但那影子一路摇摇晃晃，根本不像是人在走路的样子。

我立即将自己隐藏在一棵大树的后面，仔细地看过去。

黑影的身形显得很纤瘦，一歪一歪得向前走，就像电视里勾魂的鬼差！

——你一定要记住，晚上的时候最好安分地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去到处乱转。

要命的是，这个时候我耳边竟然又一次出现了杜黄萍的声音。

难道她说得都是真的？这里真的有鬼？

我只觉得背后好像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正在慢慢升起来，连额头上也开始冒冷汗了。